



論語考

五

口七 12
1.679
5



口仁12
1673
卷 5

論語考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第一章 子謂公冶長

家語曰。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縲索綈攣也。蓋狂濫被繫。故曰非其罪也。家語曰。南宮縲。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南宮縲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檀弓曰。南宮縲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即其所妻也。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家語曰：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南容近之，則與公治長優劣大不同。故妻公治長，以其子妻南容，以兄子所以禮於兄也。按家語：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妻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是夫子母，則伯尼夫子庶兄妻於南容者，伯尼之女也。

古注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得之。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

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非矣。南宮說南宮縚，南宮适三人自別。爾按左傳：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祊，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適，反自祊，祥宿於遂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僖子卒，懿子與敬叔師事孔子。詳見第二篇第五章。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厄女而不狂死。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

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聞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又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又曰。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嗟。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何

謂如此。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嗟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檀弓所謂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乃謂此也。韓非子曰。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蓋敬子即敬叔也。諸書載敬叔事如此。然則敬叔名說別族。為南宮氏。其於懿子兄弟難辨。故杜預云。似雙生。然懿子承家。敬叔別族。而稱叔。似是懿子兄。而敬叔弟也。韋昭注國語曰。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近是。夫孟僖子之卒。敬叔纔十餘歲。而孔子三

十五歲則其兄子年已長且敬叔權貴富則雖以為
 弟子豈宜以兄子妻之乎敬叔學夫子已久然反踈
 於他弟子亦以其權貴故乎要非娶夫子兄子明矣
 凡論語所載他邦大夫或名之或字之或以官或以
 謚莫有定稱而魯大夫孟之反之外皆以謚檀弓亦
 然何獨名字敬叔乎則容也縮也非敬叔名字明矣
 敬叔南容二人之名在左傳家語檀弓無作适者則
 适也者非說之別名亦非縮之別名明矣凡論語所
 載魯朝士名之林放孺悲可見已而觀夫子之待适
 非弟子非魯大夫非他邦大夫則魯朝士之來過者

非敬叔南容明矣豈不章章乎哉按世本云中孫纘
 生南容縮是混敬叔南容也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
 魯大夫是混敬叔與适也司馬遷於孔子世家曰懿
 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不知敬叔與懿子
 兄弟也仲尼弟子列傳云南宮括字子容而載此章
 及十四篇之語是混南容與适其作括者周之興有
 南宮括魯穆公時亦有南宮括以混其名也鄭玄注
 檀弓曰南宮縮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司馬貞注史
 記曰家語作南宮縮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也蓋居南宮因姓焉朱子襲諸家之誤集以成說遂

混夫三人焉古與今猶一丘之貉爾孔子妻子女固
非避嫌者然禮多避嫌之意賢者有避嫌之行而謂
賢者不避嫌不亦妄乎

凡人視兄弟之子不能如己子故曰喪服兄弟之子
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由是觀之生視兄弟之子猶
子乃聖人之教也孔子視兄子固未必厚於其子而
其嫁之如此者所以禮於其兄也公冶與南容其優
劣如彼錄論語者欲使人知之故所載如此爾何謂
相等乎又曰聖人之愛其子至矣蓋以聖人為愛子
亦深余則不以為然凡父之愛子率淺於母志士愛

子薄於庸人大人於子疎於細民君子大義滅親王
者子愛百姓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
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表記曰後世雖
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
其子子民如父母大禹謨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成
王有過而伯禽見撻堯舜不傳位於其子雖有其故
乎亦愛之不深也故伯魚無異聞則女之適於縵繼
豈非愛之不深乎蓋其心愈公而恩愈不私其愛彌
博而情彌不鍾理也數也何疑又按坊記曰子云父

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然則厚孝薄慈聖人之教也故檀弓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後世君子亦以喪親而過哀為賢以喪

子而不哀為達以聖人之教然也曾子所謂啓予足啓予手以不毀傷父母遺體為孝且天下無道多無罪而橫死者故其言如彼且又以成德之人故謙而言也春秋多以金首領為願亦以在亂世故爾當治平時人皆以壽康為願雅頌所載及冠禮之辭可見已若以免刑戮為至則三代之治不及後世遠甚且秦漢以後人皆願為三公是未可非也夫人皆欲為輔相故禮樂雖亡詩書雖缺然氣象高大思慮深遠海外不可及者蓋以此爾亦先王之遺風非王澤斬也故伊尹經綸於莘野傅說鍊熟於傅巖是以其治

如彼也。自有世卿而衰，為元人有拜任者，其言曰：人之仕官，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是雖胡人以在中國，故其言如此矣。不知南容非敬叔，強為之說，使人不堪捧腹焉。又謂嫁女於人，其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凡父母之心，豈有如是之哀者？況於聖人，蓋子長有足妻者，故夫子妻之耳。無臧無否，婦人之德固然。故小雅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蓋以此求婦容，妻之不才，或可如為女求配，不可不量其才焉。故程子所言未可非也。又按程子謂聖人存

避嫌，不曰聖人之道不避嫌也。蓋避嫌者，制禮之意。不避嫌者，從所欲之德行，豈可混乎？要不及程朱也。遠。

第二章 子謂子賤

家語曰：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又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覈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踈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

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王肅曰：「若人猶言是人者也。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說苑：「兄子作弟子家語，又曰：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賤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

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大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尚，篤敬施

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植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

期陰免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曰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鯁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又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呂氏春秋曰：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曾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韓詩外傳曰：子賤治單

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之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一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

其德也。說苑曰：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又曰：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書。陽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一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書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槁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書之所謂陽槁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子賤之所以為君子及魯之有君子，諸書不同如此，當從家語也。

斯者指辭曰：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斯與此重複也。

子賤之所以為君子，其徵不一，而獨引說苑，且又自為說，豈可謂徵乎？

第三章 子貢問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玄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春秋傳曰：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是與對衛靈公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皆謂習禮也。子貢亦習禮故比之瑚璉爾。

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明堂位可據也。謂夏曰瑚商曰璉因舊註誤耳。飾以玉何所據以其字从玉乎抑臆說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是亦臆說與胡氏疑此篇多子貢之徒所記不必然也。

左傳正義引明堂位曰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曰夏曰

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論語正義亦引之蓋相從誤也。縱使別有所據今無其文不得不從明堂位何必疑為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仁齋固或有之亦物子自道也。古者成德六為聖居其一大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乎。末句穉拙似有誤脫者然非誤脫謬用古句耳。蓋因瑚璉宗廟之器謂子貢宗伯之才也。然則所謂廊廟器亦為宗伯之才耶可謂陋矣。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由此觀之門人知禮莫如子貢

而夫子自言有瑚簋俎豆之事則謂習禮也明矣

第四章 雍也 仁而不佞

家語曰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伯牛魯人也佞口才也凡世人心雖知佞之非道然謂非佞不成事故或病其不佞也不知者不許之辭謂仲弓雖未仁而不佞非其所病再曰焉用佞深惡佞也

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夫子豈不知彼仁否乎不知者不許之辭其出不許之辭者或人以仲弓為仁故抑此而揚彼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亦不知揚抑耳朱子謂仲

弓重厚簡默固其所見然亦不甚相遠也其謂慈惠是何所據據所謂使臣如借歟使臣如借乃緩簡之謂非慈惠之謂時人之所以為仁不可知也雍也可使南面亦不必謂其仁也謂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亦其臆見此章與彼章未可知其先後豈得臆斷乎

第五章 子使漆雕開仕

家語曰漆雕開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當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王肅曰言未能明信此書意韓非子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

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孫子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
 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
 之則子若之風可想見焉蓋古之人學優則仕學未優
 而仕是好學不薦者也子若蓋以學未優不欲出仕故
 夫子悅之也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不能究習論語載似
 如此說故家語言之如彼也朱子云斯指此理而言
 乃宋儒之學非古義也鄭氏及宋儒三說皆以說為
 喜悅故其解不得說乃悅服之說子若不欲仕夫子

然之故云說耳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凡天下之
 事無不有道則於仕進豈獨無其道乎不知字義也
 亦以說為喜悅故其解又不得耳

第六章道不行

此許子路之勇而措其智不足也道不行於諸夏故欲
 得海外之地以開一國焉非勇者不能從子路優於能
 從但恐無所取桴材耳蓋假設言之又戲以荅子路無
 所取材譬之知謀也說文曰撥海中大船廣韻作筏云
 大曰筏小曰桴蓋桴通小大而言也家語曰仲由有勇

力材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駁危荷天子之寵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說文曰汭編木以渡也方言曰汭謂之桴桴謂之筏汭或作柎亦作桴然則編竹木者亦謂之筏謂之桴然其物不同馬融以此解非矣何氏曰以子路不解

微言故戲之朱子曰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皆不必然子路之喜蓋喜夫子之與我爾曰其勇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哉材同朱子則以材為裁曰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今以為譬喻則二義在其中矣

子路之勇孔子實許之故子路喜之何有所不解哉何注以來皆誤矣獨蘇子由以為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此說差勝諸儒耳

第七章 孟武伯問

千乘諸侯之通稱而當時謂小國也賦兵也春秋傳云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以田賦出故謂之賦蓋九夫為井
十六井為丘出戎馬二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甸亦謂之乘郊特牲曰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
報本反始也治千乘之賦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
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千室大邑百乘

卿大夫之家治邑者曰宰家相亦曰宰冉有曰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二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家語曰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
歲與賓客言行人之職子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為小相焉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
兩君之事薦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
勉強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
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
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
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夫三子之所言夫子固許之矣

而此章所許不如自言者蓋有激於武伯之問故皆不許其仁雖有所許亦少抑之也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終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且為國老家語戴記並有之然孔子之語不與論語合蓋傳者之誤耳不知不許之辭謂不能知非矣

孔子所許與三子自言較有不同謂之不同踈矣

第八章子謂子貢

子貢方人故孔子欲觀其所自知以試問之其所自知

甚明故既然之又語已亦不如也孔子於顏淵實有所讓故贊之云賢哉回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况於顏子乎吾與女弗如也何必疑焉

末二句語理甚順朱子解與以許語理不順甚矣何者子貢之弗如顏淵非可許者也

吾與女弗如也世莫有句中間者何為而言哉孔子自言不如者要之將來也蓋代孔子耻其讓也與古注欲以慰子貢何以異哉

第九章 宰予晝寢

寢卧也室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宰我當晝而夜卧於室故孔子責之冀蓋與漢通說文曰漢水浸也水浸之墻泥不乾結易壞敗也王肅曰朽鏹也謂平泥也朽腐之木冀土之墻喻其廢惰也不可雕不可朽喻不可教誨也家語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

宰予又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子曰非行文亦非異日之語古文固有此法焉

宰我所為固非晝日假寐也然非晝寐豈可不深責乎寸陰可惜而不惜而行與言違何得不深責哉

第十章 吾未見剛者

舜典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謨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洪範曰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中庸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剛之為德豈不大乎？故孔子欲見之也。春秋傳曰：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楚為賈曰：子玉剛而不禮，不可以治民。孔子曰：好剛不好學，其敝也狂。是其為德不亦難乎？故夫子未見也。申棖未詳家語有申績字，子周史記有申黨字，周績或作績黨，或作棠先，儒以為即申棖也。太甲曰：欲

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曲禮曰：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凡有欲則害剛，張也。慾故不剛也。

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不知得之為辭，故其解如此。得非悻悻自好者，固是臆見。至以此為所以慾，又是附會。夫張之為人固不可知，而其所以為欲亦不可知爾。

剛者柔之反，諸儒之解固非矣。然朱子曰：堅強不屈之意，不曰堅強不屈，則與邢氏仁齋較不同也。慾不必情慾，失剛不必惑慾。

第十一章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我所不欲無施於人唯盛德者能之非子貢所及也子貢又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敬與恕也夫子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者禁止之辭勿施不與無施同是乃恕也恕則子貢所能故許彼而不許此爾

孔氏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邢昺含糊為疏至物子孔意明矣夫上人我相對而下變己為人

對吾以言文理不順孰甚焉豈古來相傳之說豈不可易乎即是古來相傳亦其誤者蓋以前篇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強欲合諸彼而為是解也毋無通用固然然毋禁止而無自然本為不同但以同音故毋或自然而無或禁止耳且無施云勿施云不同無施毋施也我與吾或同義勿與無本異義則不能讀論語在此而不在彼不能讀古注庸何傷乎

第十二章 夫子之文章

夫子之文章者詩書禮樂先言徃行其餘所論辨也是其所恒言故曰可得而聞也性也微天道也遠皆其所

罕言故曰不可得而聞也蓋子貢聞性與天道故發此言爾

德之見乎外者可謂之威儀不可謂之文章也以文辭為德之見乎外者以此論德可以論文辭亦可解此章則不可已且威儀文辭可謂見之不可謂聞之蓋不知所謂文章而為是解又如性與天道夫子罕言蓋難言也而宋儒易言豈夫子之意哉

孔子曰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食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儒行曰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

廉隅曾子制言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言為文章行為裘綴於天下則夫子文章者可以見焉何氏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朱子曰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是也物子曰謂禮樂也其解文章二字猶且不得之然物子較勝焉

第十三章 子路

子路勇者故苟有所聞則欲行之之急也如恐復有聞然其不宿諾問聞斯行之者亦欲行之急故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亦以其勇故也家語曰君子有

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君子恥之。由此觀之。子路可謂君子矣。

孔氏曰。前所聞未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朱子曰。前所聞有既未及行。故恐後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是何必改。孔注唯恐有聞者形容乎急於行也。二家並以辭害志。故其解如是耳。

孔朱以辭害志。物子則不順於辭。若如所言。則古文非妙。乃是拙也。

第十四章 孔文子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孔成子之曾孫也。春秋定公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哀公十一年。傳曰。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溢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

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家語則云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
 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之女如二妻之禮文
 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逸周
 書謚法解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
 中終葬乃制謚叙法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
 名生於人云經緯天地曰文孔晁注曰成其道也道德
 博厚曰文注曰無不知之學勤好問曰文注曰不恥下
 問慈惠愛民曰文注曰惠以成文也愍民惠禮曰文注

曰以禮安人錫民爵位曰文注曰與可舉也又云施為
 文也除為武也是文益美謚而孔圉之行不美則子貢
 之怪不亦宜乎彼敏而好學雖不可見然夫子之言如
 此非可疑焉其將攻大叔而訪諸夫子則不耻下問之
 驗雖其行不美亦有可謚文者已

敏字係于學好古敏而求之義與此同信而好古句
 法與此同則文子之敏乃好學之敏非謂其為人
 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朱子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
 學並未考耳彼使遺室孔姑衛人所為非文子所為
 也則蘇氏亦失考已

此章為謚問答孔子所答非為揚人之美也如仁齋
疑左傳不但疑左傳亦疑論語也其不識聖人之道
不知聖人之心者固有之矣然何必言於此哉

第十五章 子謂子產

子產鄭卿公孫僑公子黻之子而穆公之孫也春秋傳
曰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下以降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
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此其恭

也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
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二年又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此其惠也義也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以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識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此又其恭也。昭公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不與。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

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全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倘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此亦惠也。義也。夫子產之相鄭也。在簡公定公之際。能盡其忠。而無讒間者。蓋以其敬也。其事晉楚也。有義有禮。有辭而國卒不取陵焉。抑亦事之敬也。

朱子於恭近於禮曰。恭致敬也。此則曰。恭謙遜也。敬。謹恪也。夫恭自卑而敬尊人也。訓敬以謹恪於其單。獨者。又居處恭。執事敬。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或可於此。則不可已。如都鄙有章。是兼惠與義。狂焉。豈獨義哉。吳氏曰。數其事而稱之者。有所未至也。

是不必然家語云田有君子之道四焉史鮒有君子之道三焉豈然乎

辭入陳之賞是其恭也以為敬者亦不知字義耳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云云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云云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以會及盟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是夫子之替子產可謂至矣蓋子產君子之人其所以相鄭國者

合而言之亦可謂君子也不可謂君子之道也則稱君子之道止於此者不亦宜乎蓋其所以不足者在乏教乎

第十六章 晏平仲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平謚仲字晏桓子之子也家語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久而人敬之善交之驗也家語又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按春秋傳齊陳文子桓子

晉叔向吳季札並其所善亦可見善交焉

朱注物子辯之是矣

子產卒時孔子年三十則所謂兄事疑傳者之誤也若其與晏子交非可疑也而久敬善交之驗可以徵焉故余取之此章固非槩晏子而上章君子之道亦非槩子產也

第十七章 臧文仲

臧文仲魯卿臧孫辰文謚仲字也淮南子曰大蔡神龜出於溝澗高誘曰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曰大蔡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岨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

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
 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
 小貝十朋是為寶龜四品元龜為祭非四民所得居有
 者入大卜受直如淳曰謂蔡國出大龜也師古曰本以
 祭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居蓄也史記呂布韋傳
 曰此奇貨可居即食貨志非四民所得居又曰轉穀百
 數廢居居邑是也禮器曰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
 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家語曰孔子問漆彫
 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
 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

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之見之若問
 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彫氏
 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春秋
 傳曰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
 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
 穆姜之娣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美再
 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又昭公二十

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上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及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杜預曰。僂句。龜所出地名。宣叔名許。文仲子也。昭伯為子。會賈子也。哀公八年有臧賓如。杜預曰。臧會子。二十四年有臧石。杜預曰。

賓如之子。然所謂孺子容者。未知誰之謂也。大蔡既納。諸公而又有僂句。亦可見其世。歲龜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禮器曰。管仲鏤器。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鄭玄曰。山節。刻。栴。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節。爾雅釋宮云。栴。謂之藻。皆謂斗拱也。侏儒柱者。梁上短柱也。春秋傳曰。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闕。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居蔡。

與山節藻梲二事皆僭故謂之虛器夫僭者違禮也犯
 義也違禮犯義即不知也文仲以智稱故曰何如其知
 也家語曰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
 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
 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
 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立言所
 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不及武仲
 也

文仲是臧氏其稱臧孫猶季孫孟孫耳

物子曰孔氏所謂不知謂不知禮也是不必然如彼

祀爰居豈可謂不知禮乎夫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仁焉得知知者樂水知者不惑樊遲問知曰知人務
 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豈禮乎朱子固不知禮物
 子亦不知禮余亦復不知禮何者禮之亡失已久其
 存者無幾後世誰復知者哉故當今之世自謂知禮
 者妄耳著龜固鬼神之紹介也然龜非麟鳳與龍之
 比而謂之四靈以其知也故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曲禮
 曰凡卜筮日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緇衣
 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

遺言歟。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曰。我龜既
 臯。不我告猶。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
 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夫曰靈曰神。亦貴之
 也。神靈故貴之。不貴則不神靈矣。古之著儀不可考
 然。朱子貴筮未可非也。

第十八章 令尹子文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鬬穀於菟。字子文。穀通穀。春秋傳
 曰。莊公三十年秋。申公鬬斑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
 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
 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焉。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澨。遂滅若敖氏。箴
 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生子文之孫也。余觀傳文。似子文再為令尹。而再讓諸子玉者。其三為三已。不見於傳。然且楚語及子張之問。則不可疑也。楚語曰。鬬且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所富焉。是勒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非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戰國策曰。楚莫敖子華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庶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及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崔子齊大夫名。標謚武。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順。無文謚也。按春秋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無文子違之之事。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晉人許之。楚亦許之。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之。然則崔杼之亂雖違而之他邦無幾何而歸且復其位也。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婦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然則文子崔杼所善而不從其亂，亦可見其清焉。二十八年，慶氏之亂，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己是亦其清也。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

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使歸。陳無字濟水而戕舟，蒞梁。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遂來奔。陳氏父子於是乎又有功，則非徒清而已也。然子張之疑仁，與夫子之以為清，乃在其違耳。闔族也，非姓也。天理人欲，是其家言。朱子之所以為仁，雖孔子亦未知之。何況子張子張疑二子，仁否？故曰：何如？曰：仁矣乎？謂遂以小者信其大者，誣其子文謀，僭王猶夏，在何書耶？文子之不得討賊，其故不可

知也謂之不仁不亦刻乎

物子曰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皆非慈愛之謂也故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也是其臆說謂子張高邁之士是其過誤如其學干祿豈高邁之士乎

第十九章 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康子之高祖也春秋傳曰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文子號稱賢大夫而事又有如是者故世人以為三思乃孔子則謂不思故

其言如此也傳曰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十八年公孫季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遂逐東門氏。成公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久也。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四年秋，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

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曾子立事曰：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季文子行事如此，豈三思而後行者哉？

斯字論語多用之，皆有意為特於此解之者。其解章意亦不自穩，以為助語耳。程子說妄甚，私意起而反惑，乃自道耳。朱子所言，似以程子先於文子，又何妄哉。

物子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非可疑，自言者也。

第二十章 齊武子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武謚也春秋傳曰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賈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遷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欵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欵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餽焉元咺

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行酖衛侯甯俞貨
 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
 王許之秋乃釋衛侯使賂周欵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
 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三十一年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
 歆其祀祀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也請改祀命文公元年晉文公
 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

匡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五月辛酉朔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二年陳侯為
 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
 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
 臣以為肆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
 戾傳所載如此夫甯子之相成公也周旋於莒亂之間

而不顧其身如愚者然然而能保其身為是其愚不可及也蓋其仕及乎文公文公有道而甯子事傳莫載焉然如改祀相命即在無道亦不愚則在有道可知已然觀此章武子之事不止傳所載而不可考也

孔氏曰佯愚如實此唯在其聞詩至其答問亦已不然朱子曰凡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得之物子以忠解愚故曰其心在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以余觀之其心在賢知而能忠者固有之矣其心在賢知而不在忠然有益於君有補於國者亦有之矣何必偏也蓋其知也愚也皆以其所為言之物

子常惡論此以心言之何哉夫子之及與不能及取與不取所不論也性之知與愚是不可知即能知之亦所不論也物子常惡言性而此以性論之何哉蓋以聖人為莫不及而泥不可及之語耳

第二十一章

子在陳

按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歲自楚反陳至十年自陳反衛此章蓋此時之歎歸歎思魯也吾黨謂己之國小子謂門人也夫子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

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簡大也。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狂簡者，謂狂者而志大也。說文曰：斐，分別文也。詩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言既斐然成章而未成其體，故欲裁以成體也。不知所以裁之，自難之辭也。

朱子曰：但恐其過中正而或陷於異端耳。異端見第二篇。朱子所為異端者，孔子時所無者耳。

吾黨謂孔子鄉黨，是蓋不知黨字之義，以為鄉里之謂也。鄉黨者，謂鄉之人，猶母黨、妻黨之黨也。吾黨者，謂己之國，對他邦之人之辭。故葉公與孔子各以吾黨言其國，黨所也。猶言鄉也。吳越謂中國為上國，又謂上黨之國，可以見焉。物子以聖人為莫不知而泥，不知所以裁，故以為自悔之言，以為自悔而不自穩，故以備六經為裁之之方法也。孔子之備六經，以欲裁弟子乎，則裁弟子者而傳于後世，何其慢也。欲傳

于後世乎則以傳于後世者裁其弟子何其疎也豈孔子而如是乎凡孔子之於門人者千歲之下何得詳知之安得審論之子不云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物子誤解彼章則不知不為不知不亦宜乎凡古人多單字單字者連族稱之又非單字而連族稱者言偃字子游或稱子游或稱言游非必為別同字也謂氏族為姓不免舊習豈知稱呼之法哉趙岐說誤甚矣翅似失乎

第二十三章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夫子謂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

謂逸民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曰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家語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曾子立事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亦不念舊惡也曾子制言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管子曰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備矣蘇秦曰廉如伯夷不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舜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莊子

曰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畀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而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

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其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又曰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山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

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既沒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次於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辨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辨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

遽為之止，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殺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頑父廉懦夫有立志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

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諸書不
同如此

邢昺引春秋少陽篇曰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
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史記
注亦言夷齊謚也應劭云姓墨胎氏蓋名字後人所
作姓亦古書所無朱子不取得之凡殷封之國其姓
不可知亦不須知如孤竹國姓固所不論而國號孤
竹此即其氏二子之伯叔其字也夷齊其名也不然
伯夷叔齊各其字也凡以字配謚皆上謚下字也上
字下謚者未之有也且謚法曰克殺秉政曰夷孔晁

曰秉政不任賢也安心好靜曰夷不與政也執心克
莊曰齊能自巖也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也
二子之行唯有執心克莊者其餘皆不合焉夷齊之
非謚亦可知也朱子信孟子故取其語然孟子稱古
人蓋不拘其事而言多不與他書合不可盡從也舊
惡者固惡之既改者又其事既久而無跡者也必論
改與不改或有所不可為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
之然乎

夷齊正直故不念舊惡非惡不仁之不已甚也夫惡
不仁雖正直之人或有念舊惡是正直之未至而夷

齊不念即正直之至也舊者對新之辭又對今之辭故惡事之既久者雖不改之固舊惡也既能改之則雖未久亦舊惡也朱子少失之物子大失之且謂既改之不可為惡朱子所失未如此之甚也孔子如楚孟子事齊非不念舊惡之謂又非所論難易也古公曹父及文王之事皆其臆說以夷齊歸周為不念舊惡為求仁而得仁皆其傳會以怨是用希為伯夷之怨是其紕繆稱達磨者是其常例所解希字是其牽強怨字希字奈一章之文理何曰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取孟子以合諸他書曰伯

夷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是取所謂伯夷避紂以合諸史記曰叔齊與同心遂讓之仲子是據史記以為臆說曰及於西歸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是據孟子以為臆說覽其所歷叙宛如呂夏御作唐宰相世系使人不堪捧腹焉夫孟子之論古人後心而言信口而語以資於其辨故其稱孔門之事猶或不可後况談殷周之際者乎夷齊之事諸書不詳不審然未繆於論語史記雖疎亦未悖於孔子之言且有終始獨孟子相差遠甚而取以合之不幾於誣孔子乎宋儒雖信孟子然未如是之甚也凡

古今論夷齊者甚多而其關大義不可不辨予別表
出之要使學者詳考

第二十三章 孰謂微生高直

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也人以直稱之而孔子因其與醯
知其不直

孔氏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鄰何必四隣哉高之所
為唯是不直安國云用意委曲亦唯解不直耳朱子
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何必云然

微生高孔子鄉人先儒所未發物子得之然此章非
反言者非戲之者非親之者非孔子家乞醯非佯不

知曰或也夫人乞醯而乞諸鄰以與之有直與不直
為人乞醯而無有乃告其無有而乞諸鄰又告諸鄰
及乞人而後與之何不直之有若其無而如有則不
直之大者何不干直不直哉是鄉里也故有此瑣事
為凡在鄉里則雖君子亦不得不聞瑣事不得不言
瑣事故鄉黨篇或載瑣事可謂孔子所無乎周禮鄉
大夫之職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亦攷其德行道
藝黨正則書之所謂德行者豈必大事奇節哉故書
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既不略己之細行何必略人
之細行是鄉里之常也夫對門不相識鄰並不相通

江戶為甚。物子居此。不識鄉里之事。耶。知高。孔子鄉人。而不識鄉里之事。是能自得之。而又自失之。已曰。高以直自持。悻悻自好。不忍使其人空返。是何所據也。凡事不可徒直。是何謂也。既曰。干。何直不直。而又曰。戲言喻之。亦教誨之道焉。不亦矛盾乎。

第二十四章 巧言令色足恭

文王官人曰。華而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曾子立事曰。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不與也。管子曰。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怵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

往游。以交結焉。漢書曰。趙敬肅王彭祖。為人巧佞。詭足恭。仲尼燕居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足恭即給之謂也。左丘明。孔安國曰。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分為五。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此其人也。

孔氏曰。足恭。便辟貌。顏師古謂。便僻也。邢昺曰。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孔曰。便僻貌。此讀

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是固不足論也
 朱子曰足過也似矣易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
 過乎恭苟恭不繆於禮何病其過唯違禮之病故朱
 注未可已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是何所據乎
 史記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蓋以左丘為其族然古
 今有左氏而無左丘氏之人且國語詳晉略魯不似
 魯史所作而春秋傳亦稱以左氏不曰左丘氏故此
 左丘明者左氏名丘明傳春秋者也明矣
 以足將樹切固不必古音凡齊梁以來或有偽音而
 其在今孰為古音孰為偽音不可復辨其能辨之古

音不必可用偽音不必可廢如將樹切亦不可辨偽
 古者故其不用此音可定為偽音不可曰左丘姓明
 名是據史記可謂誤也不可謂臆說也

第二十五章 顏淵季路侍

志謂治民新俗之期願使其俗如此也無伐善孔安國
 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
 人老者安之各安其養也朋友信之相信而不欺也少
 者懷之各懷其長者之教也子路以君子言之顏淵以
 下民言之而夫子所言則兼二人所言而又大焉禮運
 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即此意也

車馬衣輕裘車馬與衣及裘也用字參差成句者古文多有之解衣為服之反不成句矣裘何必解之善者惡之反不必謂有能也夫二子從夫子遊則其身之所志豈如此之小哉不遷怒不貳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其所能可見已夫子之所願亦然程朱諸老不知其為治民之效循循言之皆傳會耳

朱子讀衣字去聲是固其誤然非必不識古文故何者雖後世之句法讀衣為去聲則不成句也施勿施於人之施所謂置施者恐人為施及之施故云然耳三之字是論語句法諸家不知之故朱子載二說物子取其一焉不知為治民之志故曰三子言志則以

出言此則以處言若以處言者何必言車馬衣裘簞
 食瓢飲樂於陋巷何有伐善何有施勞凡夫子之所
 交老者豈不已安朋友豈不已信少者豈不已懷乎
 子路一字季路不然初子路而後季路路以表名之
 由也曰季其字也則路非其字耶可謂踈已謂仕季
 氏稱季路固不足論物子陋婁敬之事何冒物氏為
 婁之為劉其陋在人荻之為物其陋在已大學不云
 乎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第二十六章 已矣乎

此哀世衰俗弊也見其過而內不自訟欲解其過而自
 若者也夫人之有過其過可謝於人者則謝於人不可
 謝於人者則自新之皆改過者也不自訟者則不謝於
 人不能自新或自文之滔滔者皆是耳

包氏曰訟猶責也朱子改之云心自咎也訟者爭也
 其事求勝者也非責人者也改責為咎亦未遠也
 見其過而內自訟與不貳過不同此就世人而言之
 故曰未見若為顏子死後之語豈曰未見乎

第二十七章 十室之邑

此言忠信之人多而好學之士少也十室之邑設言之
 也忠信如孔子者無地而無之好學如夫子者天下無

有焉不如丘之好學謂不同其少也夫子門人如彼之多而其稱好學者乃顏淵一人耳
 邢昺曰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朱子因之皆以此章為論學也夫忠信如孔子而無學者與好學如孔子之學其不相及遠甚誰知之豈孔子所自言乎若如其說孔子之癡也已甚焉於虔切是偽音詳見顏氏家訓即偽之不可廢者物子欲廢偽音而不曰焉猶安也乃曰焉於虔切者不知其為偽音也夫稱邑者不一王都或曰邑諸侯之國曰邑大夫之采地曰邑諸侯封域又有邑有宗

廟曰都無曰邑而都亦曰邑周制四井為邑井是八家則邑為三十二家管仲治齊制鄙三十家為邑未有十室而邑者故知其設言也孔子門人之所宰皆都邑之邑不然大夫之采地豈宜十室者乎所謂說學與好學不同說學者心善之者也好學者後世所謂勤學也不能辨之混而論之不亦踈乎其說不自穩故曰學者人之天性又引詩以證之可謂窮已

